

晚餐後，他又加班去了，我正自漫不經心地拿起編結物來排遣餘閒，電燈連招呼也沒有打一個，照例又收起它的光芒，周圍驟然落入深沉的黑暗裏。桌上早便準備好了蠟燭，可是我不想點燃，為的怕攪碎那份寧靜。

長久的黑暗果然使人感到窒悶。片刻的黑暗卻像一朵浮雲掠過夏日，也給在俗務羈絆中的人們透一口氣。

街上有一輛汽車緩緩地駛過，明晃晃的車燈將園裏的樹影映上玻璃窗，瀟灑拔俗，扶疏有致，多美的一幅活動水墨畫！平時又那來這般眼福欣賞？我凝視著窗戶等待再一次映現，可是沒有，倒是逐漸有些濛濛的灰白色，襯出了窗子的輪廓，想來是星光。

一串木屐聲敲著街磚過去，竟也這般清脆。在黑暗中一切感官都閒散著，只有思維卻更活躍，像一根游離的黏絲，在太空搖曳浮漾。我無意把它納入針眼，由它牽引著我輕叩記憶之門。

黑夜似乎總是關聯著夢，孕育著安謐，在我經歷過的黑夜中，最難忘的卻是：一個充滿了恐懼，一個洋溢著溫情和恬悅。

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裏，不知經歷過多少這樣沒有燈亮的黑夜，有時夜更深、更靜。一天忙碌下來，人們正從夢裏尋求片刻安逸，突然，一聲尖厲的汽笛像魔鬼的呼嘯劃破了夜空——空襲警報！立刻，寧靜的心頓時像張滿了弓弦，在黑暗裏摸索著披衣穿鞋，悄悄地出了城。黑黝黝的田野驟添不少一明一滅的，遮掩著的手電燈光，就似點點閃爍不停的燐火。黑壓壓的群山，黑幢幢的樹影，無邊的黑暗成為一片沉重的威脅，只聞急疾的腳步沙沙地擦過砂礫，再沒有人敢打破這沉默。忽然，輕微的嗡嗡聲來自遠遠的天際，立刻所有的耳朵都豎了起來，眼睛盡可能地搜索著深邃的天空，在疏朗的星星中，有一顆、二顆、三顆……正在移動著，驟然一道光亮從地面劃過夜空，驚起了宿鳥在樹上撲翅聒噪。緊接著遠遠地轟然連聲，閃灼的火光烘亮一個山峰又一個山巔，星星倏起倏落，追倂著的光亮也左晃右移，那確是壯觀奇景，但是看的人卻抱著待刑的心情，生命受著威脅，生死存亡只是瞬間的事，一分鐘就似一月一年。終於，聲音稀遠了，光亮隱淡了，從死亡的邊緣跨回現實，緊張的心情稍微鬆懈下來，這才覺得蹲在田溝裏或墓穴中的雙腿已經麻痺了。渾身更是冰冷濡濕，困頓地趑回家裏再去尋夢，夢已不復香甜。

論夭亡 余光中

「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」。夢蝶人的境界，渺渺茫茫，王羲之尚且不能喻之於懷，何況魏晉已遠，二十世紀的我們。為壽為夭，本來不由我們自己決定。自歷史看來，夭者不過「早走一步」，但這一步是從生到死，所以對於早走這麼一步的人，我們最容易動悲憫之情。就在前幾天，去吊這麼一位夭亡的朋友，本來並不准備掉淚，但是目送柩車載走他的薄棺，頓然感到天地寂寞，日月無聊，眼睛已經潮濕。盛筵方酣，有一位來賓忽然要早走，大家可能怪他無禮，而對於一位夭者，我們不但不怪他，反而要為他感傷，原因是他這一走，不但永不回來，而且也不會再聽見他的消息了。

不過，夭亡也不是全無好處的。老與死，是人生的兩大恐懼，但是夭者至少免於其一。雖說智慧隨老年俱來，但體貌衰于下的那種痛苦和死亡日近的那種自覺，恐怕不是智慧所能補償的吧。夭者在「陽壽」上雖然吃了一點虧，至少他免了老這一劫。不僅如此，在後人的記憶或想象之中，他永遠是年輕的。壽登耄耋的人，當然也曾經年輕過，只是在後人的憶念之中，總是以老邁的姿態出現。至少在我的印象里，弗羅斯特總是一位老頭子。可是想起雪萊的時候，我似乎總是看到一位英姿勃發的青年，因為他從來沒有老過，即使我努力要想象一個龍鍾的雪萊，也無從想象起。事實上，以「冥壽」而言，雪萊至少比弗羅斯特老八十多歲，也就是說，做後者的曾祖父都有餘。可是在我們心中，雪萊是青年，弗羅斯特是老叟。

那是因為死亡，奇異而神秘的雕刻家，只是永恆的一個助手。在他神奇的一觸下，年輕的永遠是年輕，年老的永遠是年老。儘管最後凡人必死，但王勃死後一直年輕，一直年輕了一千多年，而且以後，無論歷史延伸到多久，他再也不會變老了。白居易就不同，因為他已經老了一千多年，而且將永遠老下去，在後人的心中。就王勃而言，以生前的數十年換取身後千年，萬年，億萬年的年輕形象，實在不能算是不幸。所以死亡不但決定死，也決定生的形象；而夭亡，究竟是幸，是不幸，或是不幸中之大幸，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決定的吧？

小河滴水

周芬伶

連續好幾天傾盆大雨，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，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。

校園變成水的王國，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，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，蜿蜒蜿蜒，錯綜複雜，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。雨後的樹林有股清後之氣，一如翻騰過的心湖，忽然平靜下來，落得澄澈清明。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，跳過一個個水窪，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。我卻望著這些水流，怔怔發起呆來。

依稀記得有首歌叫「小河淌水」，以前哼它的時候，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。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，曲曲在歌中傳達，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。

現在，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，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秘喜悅了。試想——經過漫長的冬季，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，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，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。那水流啊！以火山爆發的威勢，挾泥沙俱下；然後，沸沸滾滾，向東流去；最後轉為溫婉寧靜，興奮地喘息。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，奔騰翻攪，不可抑遏。

那水流啊！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？那處梅梢的雪花？那處清泉的結晶？那一片窗前的雪景？全部到齊了，帶著厚重的泥土味，以及草木的芳香，風塵僕僕地降臨。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，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。歌者於焉懷想。

又如果是幾朝風雨，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，充實了河流。試想——這樣甜美的水流，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？將使多少田地肥沃？多少花朵因而綻放？多少魚兒更加優游？喜悅必是不斷的了。於是，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秘的歌者，滿心歡欣地笑了，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，作出虔誠的謳歌。

我也有謳歌的衝動，只是百番苦思，仍然想不起那首「小河淌水」的調子，更不用說是歌詞了。或許我記錯了，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？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，「小河淌水」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？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，或詩裏的片段，也說不定。就算有這首歌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。不過，在這春之末、夏之初的清晨，懷想著一首歌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。

一路走去，仍然找不到答案，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，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。